

《上接 A11

## 明规则

在再迪看来,很多马来人依靠政府获得工作、贷款或者合同。因此,很难让马来人去进行政治改革。再迪隐约暗示的是马来人享受的优待政策。

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吉隆坡分校,记者见到不少华人学生,和他们聊天时得知,他们学习成绩即使好过马来学生,在入学竞争时仍面临不利处境。“如果可能,会去上学费少一些的马来西亚大学,但马来人优先录取,只好来学费高的莫纳什大学。”一名华人学生说。

据悉,马来西亚华人除了少数真正有政治抱负的选择从政,大多数人选择商业、专业领域的工作。很多华人家庭会将孩子送往海外求学,不少人从此移民海外。

世界银行2011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,社会不公是马来西亚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该报告称,只有马来西亚政府改变基于种族的政策,采取以需要为基础的扶弱政策,流往海外的马来西亚人才才会回流。

“马来西亚在政治上把国民区分成两类:土著和非土著。土著在政治经济上、资源分配上、公务员等方面,都享有一些特权和优势,就是所谓的马来人优先。”潘永强说,“造成华人在权力上、资源分配上都受到打压,例如华人文化传承、华文教育受到很多压力。华人感受比较强烈的是,国家财富、经济上升、流动的机会都被剥夺,都掌握在马来人手中。”

东南亚问题专家庄礼伟认为,马来西亚当前的不公正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1970年起开始实施的“新经济政策”。这个标榜为了“经济公正”的政策,由于政府干预力度过大、幅度过广,产生了一系列问题。

巫统保守派认为马来族各方面的竞争力不如其他族群,因此必须在教育、经济、公务员及其他领域,按马国种族比例实施配额制(马来西亚称“固打制”)。1971年,巫统主导的国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,给宪法第153条增加了关于“固打制”的条款。

马来西亚著名学者柯嘉逊博士指出,这一条款由巫统随心所欲加以实施,使它完全脱离了原有的目的。自1971年来,在发展政策方面,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在诸如联邦土地发展计划、国有企业中实施。这些计划涉及股权分配或私有化计划。

柯嘉逊上世纪80年代曾创作诗歌《大地的儿女们》:“我们有这么多的语言,可是却不能沟通……他们说固打制能带来人间天堂,斗士们其实只是种族主义者。”

尽管“新经济政策”于1991年被“国家发展政策”取代,但这一政策至今仍在实施,仍在深刻影响马来西亚社会,“马来人优先”仍是难以撼动的“明规则”。

## “威权政治弊端”

最初再迪是从社交媒体上得知马航客机失联消息的,“我的第一反应是,这样的灾难迟早会发生。为什么?因为当局一心只顾抓捕政治对手,无暇顾及及其他事情。”

对于马来西亚的反对党,他说:“其实他们只是依据宪法行使监督的权力。可悲的是,在这个国家,反对党被塑造成为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国家的罪犯。”

客机失联事件发生后,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刊出文章称,事件暴露马来西亚威权政治弊端,“近60年前脱离英国独立以来,凭借对信息的严密控制、对反对派的恐吓以及直到最近还很强劲的经济增长,马来西亚的统治精英一直牢牢把持着权力,不曾间断。”

人民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认为,马来西亚的做法和过去的一些威权主义国家非常相似,马来西亚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。他透露,马来西亚的领导阶层多是建国领袖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子女,他们一脉相承。当今的总理是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的儿子,对媒体发言的代理交通部长是第三任总理的儿子,他和总理的关系是表兄弟。

他表示,马来西亚的经济也是由精英主导,很多企业都垄断在少数精英手中,他们就是所谓的朋党。长期的垄断造成马来西亚的退化,马来西亚已经落后于印度尼西亚等后来居上的国家,尤其是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,马来西亚徘徊不前。

1999年,蔡添强参与成立公正党,促进三大反



1. 2014年4月6日晚,马来西亚吉隆坡市中心独立广场旁,上百辆摩托车聚集在这里,跟随着红绿灯通行的节奏绕着周边马路赛车。

2. 2014年4月7日,马来西亚吉隆坡,路边公交车站等车的马来西亚市民。马来人、华人和印度人是马来西亚人口的三大组成部分。

对党结盟形成替代阵线,被推举为公正党全国副主席,成为最年轻的一线政治领袖。他也以“街头斗士”闻名,经常参与街头示威抗议行动,屡次被控上法庭。

3月18日上午,当记者与蔡添强通话时,电话那边的他侃侃而谈:“从1957年到现在,马来西亚都是同一个党执政,垄断了全国所有的主流媒体;马来西亚还有很多违反人权的法令,包括所谓的《煽动法》,对于我们集会、结社政府控制得非常严厉,要成立工会、社团都受到政府严密监察,我们没法自由活动;马来西亚的大学生不允许加入工会,不允许加入政党。这些都是全面性的。”

其实,和记者通话的时候,蔡添强正在警察局等候录口供。蔡添强称,安瓦尔被判刑后,他由于某些言论而被警方传唤。

对于安瓦尔的案子,潘永强告诉本报记者,“一般来说,马来西亚的司法体系如果处理一般刑事、经济、商业

案件,还能做到公平和司法独立,但是如果涉及到比较敏感的案件,容易被操控。”

他也指出,马来西亚政府的行为,会做到合乎程序,“不会晚上把你从家里带走,让你消失,有个法庭诉讼的过程,但法官可能已经收到指令,要怎么判刑。司法虽然被操控,但还会做个样子。”

## “改变是可能的”

再迪少校挺身揭露墨水褪色问题后,遭秋后算账,面对7项指控。4月8日他走上吉隆坡军事法庭,否认全部控罪。当天的军事法庭审讯,也吸引了蔡添强等人前来旁听。

墨水褪色事件只是人们指控的大选舞弊众多个案之一。那次选举频频传出舞弊指控,如:修改选票、雇用外劳到马来西亚投票等。一些来自马来西亚的知名艺人如光良、曹格皆发文痛批执政党舞弊,很多人还将自己的“脸谱”封面及头像改成黑色,以示抗议。

马来西亚从未如此接近反对党上台执政的历史一刻。从选举结果来看,52%的选民投票支持反对党联盟,执政党只获得47%的选票。

但最终还是国民阵线(简称国阵)获胜,这让反对派的支持者难以接受。很多马来西亚人都忘不了,2013年5月8日那个晚上,十几万黑衣人挤爆雪州格拉那再也体育馆,参与民联选后号召的首场群众大会,以抗议大选所发生的种种舞弊事件。

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,国阵连续执政,虽然再次赢得政权,但继2008年以来第二次失去国会多数席位优势。三个比较大的州都由反对党执政。

蔡添强表示,“这是建国以来少有的现象,显示出民心所向,说明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倾向于改革,希望改变。”

他表示,首都吉隆坡有11个国会议席,反对党获得9个。这给现政府带来很大压力。他们也感到民心走向对执政党不利。选后,执政党又开始用高压手段,包括对安瓦尔判刑5年,取消另外一位党的领袖的国会议员资格,有好几名国会议员都有可能被取消资格。

如果说2013年,喊出“五月五,换政府”的反对党差点让马来西亚改朝换代,那么5年前的2008年大选早已让执政集团领略了反对派的威力,那次选举被形容为“政治海啸”,执政集团长期垄断国会的局面首次被反对党打破。

“过去的力量对比悬殊,反对党根本没有挑战的实力,那时候根本不具备政党轮替的条件。”潘永强说,“经